



文学新观察

# 作家办书院： 承担文化修复功能

史飞翔 文

书院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教育、文化机构，它集聚讲学、藏书印书、学术研究、祭祀及化民成俗等功能于一体，对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文化的发展、人才的培养、社会的进步等作出了突出贡献。近年来，随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起，书院大有复兴之势。一些作家纷纷办起了书院，如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在山东办起了万松浦书院，天津市文联主席冯骥才在天津办起了北洋书院，著名作家陈忠实则在陕西办起了白鹿书院。这说明，书院并未真正远离我们，在许多文化精英的心目中仍然是一块文化圣地。书院仍然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记忆，是中国文化人向往的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

## 书院寄托文化理想

张炜表示，希望社会上多一些像古代书院那样的机构，维护精神圣地的纯洁，维护经典文化。在他看来，书院应该有一种承担文化修复的功能。“我想



万松浦书院

□散文

## 温暖的家

梦 莉 (泰国)

我的文学创作，开始是孤单单地在静夜偷写，没想到后来变成公开地在文坛上露脸，更没想到还让我当上了泰国华作家协会的会长。

泰华作家协会成立于1986年。1990年4月，协会换届重新改选，结果司马攻被选为第五届会长，他提出要“泰华作家协会”改为“泰国华作家协会”。

当时，作协还没有会址。司马攻曾对我说：“泰华文友应该有自己的家。”

1990年年底，司马攻约我和几位文友吃午饭，饭后，他说带我们去个地方。当我们到了拉玛戏院三楼一间房间，只见里面空洞洞的，没有一件家俱，黑斑斑的墙壁，破旧的塑胶地板。司马攻说：“这是作协的会址。”泰华作协终于有了会址。

文友们有了自己的家，接触的机会就多了，相聚的时间也长了。每个星期天，总有文友到作协聚会。每次开理事会，会议结束之后，总是会终人不散。理事、文友仍留下来聊天。

对我来说，由于接触多了，就对好多文友有了更多更深的认识和了解，以前有些陌生的文友也成了知己。

泰国华作家协会，依靠两个月开一次理事会。但由于每个星期天，作协主要成员、文坛主力都在作协会面，因此，作协的运作就比较敏捷及时。星期天有空我便到作协。但后来一段颇长的时间，我极少到作协。

当年我外子患上了肝癌，我内心焦虑万分，除了安慰他、照顾他，经常陪他跑医院看医生，也经常赴北京、上海、昆明、广州等地去治疗。隔年，次女小燕也同样不幸地患上了癌症。我神魂俱乱，心如刀割，感到撕心的悲痛！

2003年，外子谢世，繁重的业务担子以及种种难解的问题，排山倒海地压得我几乎倒下。不到100天，我最最疼爱的女儿也离我而去，我更是痛不欲生。

当时刚好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张锲先生莅泰访问，他通过文化参赞先给我来电话，后来又亲自给我通电话，可我由于过度悲伤，竟在电话中失声恸哭，话都讲不出来。以前我几次到北京，他都很热情地宴请我，这次他的到来，凑巧碰到这个情况，我不但没尽地主之谊，连一句客气话都无法说。现在回想起来，还总是耿耿于怀。

在这种心境下，我哪有时间和

建立跳龙门乡土艺术博物馆。自从他创办了研究院，邓友梅、张平、刘诗昆等文艺界名家先后来到天津大学演讲，并且每年都出版演讲集。冯骥才表示：“我的理想，是在理工科大学建一个人文的圣殿。”

陈忠实与陕西一些文化人创办白鹿书院，有他们的文化理想。陈忠实说：“书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我们办白鹿书院，要承继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和凤神秀骨。以白鹿书院为平台，广泛团结、联系国内外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开展游学、讲学、讨论等交流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

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陈忠实表示，白鹿书院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承续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新途径。书院将对现实问题和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既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也从思想理论以及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书院还会以文学和艺术为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为促进和繁荣文学事业尽心尽力。”

## 让书院在现代社会落地生根

书院萌芽于唐，繁荣于宋，延续于元，全面盛行于明清。进入近代以后，由于“欧风美雨”及“坚船利炮”的影响，书院面临危机。终于退出历史舞台。胡适曾痛心地说：“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000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于今日了。……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胡适将书院精神概括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胡适说得没错，与现代西方的学校教育制度相比，中国古代的书院确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自主办学、各有特色，学者治校、学术自由，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注重道德修养，



面向社会开等。

蔡元培、胡适等人意识到书院的重要性，于是他们发起了一个书院研究和实践的热潮，开启了现代书院新历程。

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几个高潮如宋代的程朱理学、明代的王湛心学、清代的乾嘉汉学和实学都与书院息息相关。书院经过一代代学人的薪火相传，其文化教育功能泽被后代、影响深远。同时，书院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藏书、建筑以及民风民俗等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该重视书院传统。今天兴起的“书院现象”虽然与历史上的四大书院不可同日而语，但具备鲜明的民间色彩，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传统文化书院一脉相承。当今文化人以书院这种形式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书院可以创新教育、繁荣学术、推进文化、维系人心，可以凝聚中华人文思想，培养中华文化人才，推进中华文化研究、交流和普及，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书院在当下的重新兴起，充分说明了它的勃勃生机。尽管书院是乡土中国的历史记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书院与当下社会的衔接问题，解决好书院与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那么书院在现代社会是完全可以重新落地生根的。

□散文



## 家乡水

卫建民

东西方创世的神话，都以水的出现为人类文明的开端。中国哲学“天一生水”的表达，西方文化“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描述，都是从柔弱的水获得天启。

不过，要追问一汪清泉从什么时候开始涌流，一条长河从哪个世纪开始奔流？任何历史地理著作都难以找到上限。远古的记载，都是美丽的神话。

我的家乡——山西洪洞广胜寺的霍泉，从三国时的《水经》就有记载：公元6世纪，郦道元著《水经注》，更有详细的记载：“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发源成潭，涨七十步而不测其深，西南经赵城南，西流注于汾水。”这是把霍泉作为汾河支流的记载，是科学著述，也是经典美文，证明在千年以前霍泉已成深潭形状，与民间俗称“海场”相近。北方人称湖泊为“海”，大概始于元代。老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外景地就采自这里，外地观众不知道，影片里的大山，是霍山，奔流的小河水，源自霍泉。电影插曲唱道：“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旁。”词作者的灵感，来自清澈长流的霍泉水。

历史上，霍泉水是农业灌溉用水、居民生活用水，水的流量能浇灌二三十万亩土地。晚清民国时，为解决洪洞、赵城两县在用水上的争端，合理分配泉水，地方政府在水源地建分水亭，从源头治理。解决了在水资源的分配问题，就避免了两县农民因争水而时常发生的械斗。分水亭，“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实际功能是分水亭。前人的智慧和审美眼光总是能把功用和审美融为一体，如燕园未名湖畔的水塔。霍泉之西的分水亭，有一条木制廊桥穿过，成为观赏山景塔影、泉水奔流的驻足点，又是移步换景的空间处理，水与亭构成一个园林小品。分水亭边，还有砖结构的三角形门洞，其中一道门上雕刻的联语是：“三分七分隔数柱/水滑水秀水成银涛”，横额：“梅花逊雪”。这是分与合的哲学思考，对水德水姿的诗情赞美。分水亭之北，是水神庙，又称下寺，著名的元代壁画，中国戏剧史必须提及的“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片段，就在这里。壁画的场面，更多的是描绘水与人与神的关系，也是对霍水长流的预祝。

如果是夏天，你从30里地外的洪洞县城来到这里，立即会感到凉飕飕的逼人入骨：澄碧的一池泉水，从山底几株老柏树下怒放的泉眼，巍峨的霍山，高指蓝天的飞虹宝塔，满山的森森古柏，分水亭四周的绿荫，湿润宜人，真是清凉世界，人间仙境。每年农历三月十八日，这里举行传统庙会，毗邻数县的人都来赶会，是朝山礼佛，更是民间贸易、文化盛会。幼时，我坐着牛车来赶会，凌晨来到这里，睡梦中睁开眼，看见一池碧绿，如看见蓝色夜空的一颗亮星星，堪称人生的“洗礼”。

几十年间，我在外奔波，足迹几遍全国。每到一城市或乡村，当地的河流湖泊、盛地名泉，总是影响我的观感和心情。在一些繁华热闹的城市，高楼林立，穿过城市的河流却经年浑浊，使人扫兴。那一年，我去陕西安康开会，看到清澈的汉江水，真是澡雪精神，多年难忘。我知道，由于过度开采，人口膨胀，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泉水河流已经枯竭断流。北京玉泉山，我去勘查过，早已是徒具其名、滴水全无。湖南韶山，毛主席住过的滴水洞，倒还有一线泉水；游人掬水而饮，表达对领袖的感情。泉城济南，趵突泉水的升降，会已成人关注的新闻。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这一点应成为国人的共识。有一个宣传节水的公益广告说：水是地球上人的最后一滴眼泪。话虽说得极端，却是水危机的口号，如同棒喝，叫人一惊。

每次回家乡，尽管家乡已面目全非，霍泉却依旧，我心里总是惦记霍泉，像惦记一位高寿的亲人。时间充裕的话，我总要去亲近霍泉，尝一口千年不断流的家乡水，然后掬水擦把脸，洗净俗世的尘垢，浇灌干枯的怀抱——人和水，竟是如此亲密！

东西方的哲人都以“逝水”解释物质的运动。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面对长流不息的泉水河流，我们不仅感受到时间的流逝，而且关注人类的命运。水，生命的基本元素，蕴含朴素的真理。

## 平原落雪 (外一首)

苏雨景

若大的尘世  
万物寂静 人富安祥  
众神款款 仪式如此盛大  
她们侧身走过的样子  
恰是一片雪花飘落的优雅  
一些声音 若隐若现  
先是一株小草内心的颤抖  
接着是大地根部细密的狂欢

蜀葵

我喜欢喊她的乳名：熟季花  
她们在朴拙的檐下散发着清甜  
黄昏不动声色 牵引着微风  
而风 正默默留住晚霞

她们健壮 丰腴 随遇而安  
风一吹 就开出茂盛的火焰  
贫瘠 充实了她的内在  
她的每一瓣都很清白

涪水以北 邂逅一丛蜀葵  
邂逅一个人最美的一段时光  
温暖的夕阳是另一种悲欢  
天涯 一下子比咫尺还近了



## 江油留句

——诵《静夜思》有感

高 昌

九州山水到江油，千古乡愁滚滚流。  
举首依然那轮月，伤心更是一低头。

附记：江油是李白故里。自20余岁出川之后未再还乡，想李白走过千山万水，每每于静夜“低头思故乡”之际，于普通的乡愁之外，更有一份思乡而不得归的感伤之心罢？

## 第四届“万松浦（春季）讲坛”举办

第四届“万松浦（春季）讲坛”日前在万松浦书院成功举办。由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乾坤、著名作家卢新华、万松浦书院首聘驻院作家陈占敏等，分别以《古希腊人的审美生活》、《浅论“三本书主义”》、《作家的全节以成》为题做了讲演。万松浦书院院长张炜沿用古代书院问答启发的形式，从两种不同类型的阅读、文学创作道路上的两大陷阱、经典的标准以及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等问题进行剖析。来自大陆及香港、台湾等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参加研讨。本次讲坛采取讲学、专题演讲及座谈相结合的方式，较之前3届讲坛，涉及的学术领域更广，层次更为多样，现场气氛更为热烈。（王海东）